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樂

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朂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疑是王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

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増減益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歴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

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溫公又在下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甤賔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蔟為商姑洗為角甤賔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

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黄鍾爲變宫其餘則旋相爲宫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吕便是下生以吕生律則爲上生自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甤賓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吕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黄鍾之宫再生之黄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黄鍾君象也非諸宫之

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吕爲宮黄鍾爲變宮時黄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爲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問聲氣之元曰律歴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當作大吕下同爲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

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大槩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閒製變宮變徵二聲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

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鐘爲宫更用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吕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宫蕤賔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黄鐘只是散聲又自黄鐘起至應

鐘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拄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干色甚事

戊巳土律中黃鐘之宮詹卿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鐘這箇只可說話其思量得不是恁地葢似些元亨利貞黃鐘略略似箇乾字其他春

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

準十三絃中一絃爲黄鍾不動十二絃便柱起應十

二月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

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

實相爲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

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

此皆無定說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周禮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如黃鐘九寸林鐘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爲之劑量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

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𤍠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

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麽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别是一項未消得理

會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絶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鐘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李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卻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葢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

樂如此當時有幾鐘名爲啞鐘不曾擊得葢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説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記不得葢招則邀之之意摇則摇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爲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

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録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

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氷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温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為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凖温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宫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汎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爲宫聲如此爲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

在琴上如吹管起黄鍾之指則以琴之黄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來說近巳曉得但緋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黄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吕太蔟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椄徽都無散聲葢纔不椄即是黄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椄耶兼如其說則大吕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椄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

呂諸聲盍椄著正徽復是黄鐘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黄鐘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蔟二月調夾鐘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鐘則弦急甚恐絶矣不知古人如何李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

底人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

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

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

古樂如何古之宫調與今之宫調無異但恐古者用

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

鄉飲酒所歌也但卻以黄鍾清為宫此便不可益黄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黄鍾為宫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宫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黄鍾言之自第九宫後四宫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黄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黄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

宮用黃鐘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
鐘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鐘不復爲他律所
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
然則否惟是黃鐘則不復爲他律所用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
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

用得亦在人斟酌　以上語類二十九條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逺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

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甞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

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葢若黄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

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据依李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

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李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李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李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

候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律呂新書序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

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葢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閒而細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

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宫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宫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黄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葢黄鍾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宫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始之外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黙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葢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

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黄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宫當配仁之説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葢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宫則仁旣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

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静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賛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葢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宫之統五聲仁之

包五常葢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與此然後快於其心哉聲律辨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得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葢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

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黄鍾大吕太蔟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内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吕爲宫則黄鍾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㽔賓爲宫則大吕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爲宫則太蔟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

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答張仁叔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黄鐘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是黄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黄鐘定爲宮太蔟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鐘

定為徵南吕定為羽也但黄大太夾姑中㽔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宫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黄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宫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宫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宫下生徵而

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葢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

而唯存黄鐘大吕太蔟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宫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宫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黄鐘為宫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宫第七變得㽔賔為變徵如林鐘為宫則第六變得㽔賔為變宫第七變得大吕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内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葢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

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葢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閒輪之乆乆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乆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禮書

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偶在他處俟取到寄去看也○答廖子晦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爲徵爲九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爲十

三徵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爲八徵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爲十一徵十二律數曰黃鐘九寸爲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爲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鐘林鐘六寸爲徵爲第九徵徵內三尺徵外一尺五寸上生太蔟太蔟八寸爲商爲第十三徵徵內四尺徵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三分爲羽爲第八徵徵內二尺七寸徵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爲角爲第十一徵徵內三尺六寸徵外九寸下生應鐘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徵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徵九徵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

分七釐六豪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豪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鐘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豪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豪八絲在八徽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豪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鐘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豪豪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按此以上為自龍

齟之內至於七嶶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葢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葢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

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葢初絃黄鍾之宮次絃太蔟之商三絃中吕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吕之羽六絃黄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

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黄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宫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爲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内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爲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内三尺六寸中吕應於十而爲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内三尺四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吕林鐘則應於九而爲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内三尺南

呂則應於八而爲羽數四十八律五寸三分微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蔟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

八〇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此絃與七徽後三絃無徽朱子文集諸本並同疑有闕文）〇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〇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棲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

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鐘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鐘㽔賓夷則無射應鐘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黃鐘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內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三尺八寸○㽔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內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旋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

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爲宮六七間爲商六右爲角五爲徵四五間爲羽〇次絃七徽承宮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徵五爲羽四五間爲宮〇三絃七徽承商而爲角六爲羽五爲宮五右爲商〇四絃承角而爲徵六左爲羽六右爲宮五爲商四五間爲角〇五絃七徽承徵而爲羽六左爲宮六右爲商五右爲角四五間爲徵〇六絃承羽而爲宮七右爲商六右爲角五爲徵四五間爲羽〇七絃承宮而爲商六左爲角六右爲徵五爲羽四五間爲宮

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前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雖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耳〇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五聲皆正聲〇

初絃七徽次絃八徽三絃九徽四絃十徽五絃十二徽六絃龍齦以後爲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爲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聲○初絃一徽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五聲凡二十五聲猶爲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唯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爲第四宮又別爲少少少聲通爲二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爲百十有二聲

但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盡之後而黃鐘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爲聲律亦皆

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汎聲多取之自當別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闢地爲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

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黄鍾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

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虚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爲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

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聵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

而一齊焉益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於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宫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

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徵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徵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徵有徵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据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埶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

盡之矣定律之法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爲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宫絃乃以宫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校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閑遠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

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黄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爲宮也葢今俗樂之譜厶則合之爲黄也マ則四下之爲大也マ則四上之爲太也二則一下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マ則上之爲中也厶則勾之爲㽔也厶則尺之爲林也フ則工下之爲夷也フ則工上

之爲南也𠃑則凡下之爲無也𠃑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黄清也𠀀則五下之爲大清也𠀀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則口上之爲夾清也此句有闕誤未詳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鍾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外方合字真爲夾鍾矣若便以此爲黄鍾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已位即已爲林夷非惟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六字疑誤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按下句疑有誤字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為四○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少濁○內角聲句疑多似當刪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為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為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為四○內角聲

在十一徽少濁○内十三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
角聲句疑複似當删

聲宫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少宫少宫與少商凡六右調絃之法大槩
如此然惟九徽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
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
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葢九徽之宫隔二者生散徵而
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
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
散少宫而散少宫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

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桉上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疇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

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為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强相然諾外雖和恱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眞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强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鐘之位十徽者中吕之位林鐘爲黄鐘之所生而中吕又爲能反生黄鐘者所以得爲調絃之

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為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為不直於黄鐘焉調之而必為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為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黄鐘為宫則姑洗之為角有不可以豪髪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吕為黄鐘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

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説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清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説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

僭差者乃為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
葢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
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
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之備即有二
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
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
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
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寸地位

近於變宫故宫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祗間一律

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
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
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藴著爲明法以幸
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
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
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
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
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

虛語矣嗚呼畧哉琴律說

來教云凡樂黃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祭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𦬢賔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吕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爲中吕中吕而下正合還宫之次是以名爲中吕宫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

之清角內數實二字當作應鐘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黴律在黴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黄鐘部第一律生黄鐘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爲宫生黄鐘部包育爲徵包育生林鐘部讓待爲商讓待生太蔟部未知爲羽未知生南呂部白呂爲角然則當十黴者正依行宫也十黴以依行爲應故姑洗律在黴前序或然也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説則凡十

二律皆自黄鐘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吕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律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黄鐘右旋歴應無南夷林𦤎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宫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吕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

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為子律也今曰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為應鍾耶抑遂為包育也復為應鍾則數不合便為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為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為宮又自用內負子律而生黄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

至於太蔟之形晉爲宫乃惟汗爲徵依行爲商包育爲羽譙待爲角則是依行未甞爲中吕之宫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吕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别思得一説具於後叚中吕宫調説中更望垂教○來教云古黄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宫亦名中吕宫三清角中吕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絃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今詳此説慢角三爲

姑洗者從大絃十一徽調之而應其絃緩也清角三爲中吕者從大絃十徽調之而應其絃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絃爲中吕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别見後段○古黄鐘宫調亦曰慢角今詳來教既曰古黄鐘宫調則此一均正是黄鐘爲宫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

中吕為宫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吕宫調緩其一絃以為正角則其餘絃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幷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黄鐘正宫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諭。中吕宫調亦曰正宫亦曰清角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黄鐘正調緊第三絃之散聲而因以為

宫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强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吕然後為得也但既以第三絃為宫則其下即便可就桉第六絃黄清以為徵四絃林鍾為商七絃太清為羽五絃南吕為角皆應於十徽其散聲則自為徵羽宫商如故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宫故不入調而以

爲應宮應徵商應羽散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徵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徵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

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衞豈亦有見於此耶。旋宮諸調之法以上黄鍾中吕首尾二宮其法畧可見矣但其中吕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竏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説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汎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爲唱各以

何絃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宫每宫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説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宫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賔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汎聲聲律之位則於宫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板則爲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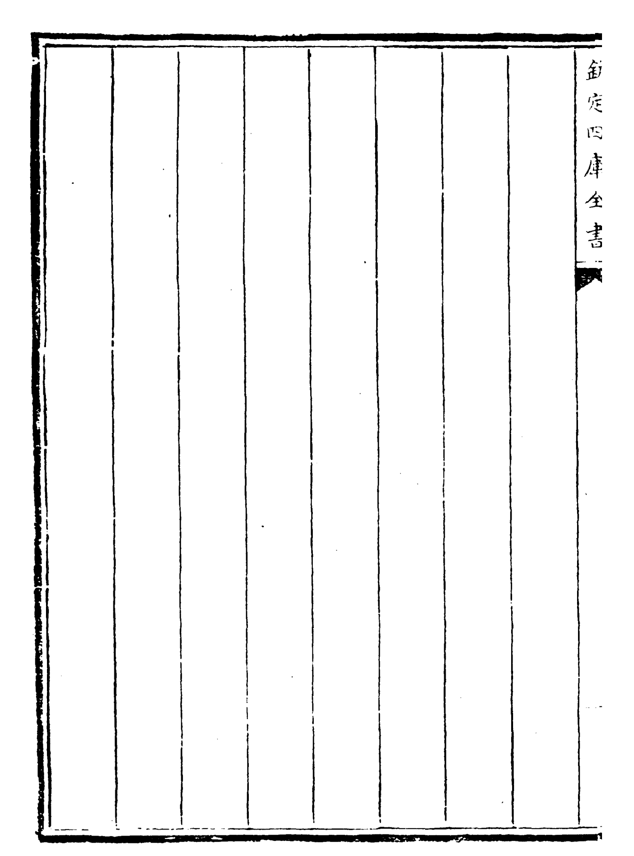
○十徽十一徽舊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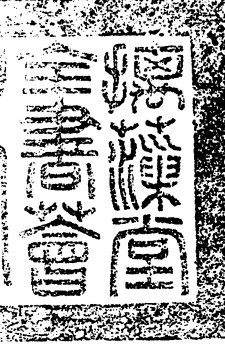
應於第十徽而第三絃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絃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

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答吳元士〇以上文集六條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四行則固起於龍龕刋本固

訛同據上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别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

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其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爲性不是造化巳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巳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可學問天

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説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誥勑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作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前日

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荅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僩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横渠文自如此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

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葢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别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

水憑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葢人生氣禀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禀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禀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

曰然以上語類十一條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无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答林擇之

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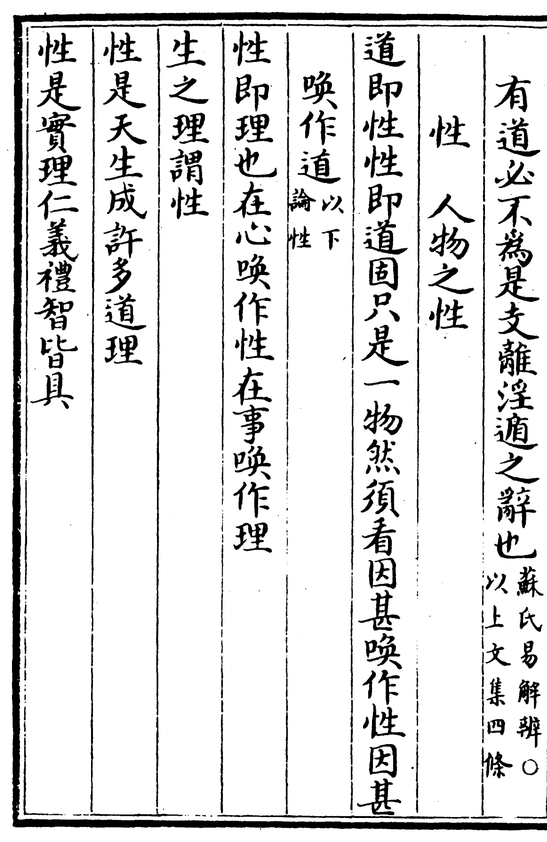
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答鄭子上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答陳衛道

蘇氏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

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葢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葢亦



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氏易解辨○以上文集四條

性　人物之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作性因甚喚作道　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

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

因看甞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

事必大録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 程子性即理也此

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

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

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

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

氏以性爲空若是指性來作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錄云若指有知覺者爲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爲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

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縁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已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

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類否先生㸃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柰何便是人欲奪了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閒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祇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

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

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其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爲善做得不是者爲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

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

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葢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

性好之辭便是性矣僩録作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爲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蘓論性亦是如此甞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

支矣盡是胡説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説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説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説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説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説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

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

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

問横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葢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内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

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問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答劉韜仲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其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

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後者旣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與郭沖晦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

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答何叔京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

可駁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多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荅何叔京

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

者理之會却好理若性之通則又未然葢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别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别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答馮作肅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葢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其之所疑者也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其詳味此

數語與樂記之説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

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其
却有疑焉葢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
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
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
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
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
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
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葢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

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答胡廣仲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

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旣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旣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

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藴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藴而性之眞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記答胡廣仲論性槀後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

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答劉叔文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

是見得未分明也答潘恭叔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答汪清卿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藴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

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葢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禀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為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為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為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答姜叔權

問明道曰葢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

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禀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禀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答吳伯豐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

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葢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答汪

長孺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别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答胡季隨

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别是一物康節

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葢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_{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_{答方賓王}

示論性氣之説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葢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以之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

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答黄道夫

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老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

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揣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

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答林德久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為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

亦何待於人賛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為已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為已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為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摶而置之軀殻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

體者也今曰體爲已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張無垢中庸解辨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别也然則所謂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
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
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
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
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
則矣其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
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
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

無害也胡子知言疑義○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以下論人物之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

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先生答黄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説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説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言其

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禀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葢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禀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禀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吕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

溫公集載他家一貓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

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

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枬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

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葢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

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

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禀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

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汎汎所以易昏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

兎豪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

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

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

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

鼉獺之類是也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

氣木是得陽氣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臘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

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

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

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

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

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門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

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黄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炮湯喫也𤏲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以上語類十七條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葢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别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

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葢釋氏以虚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

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䤈差葢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别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

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

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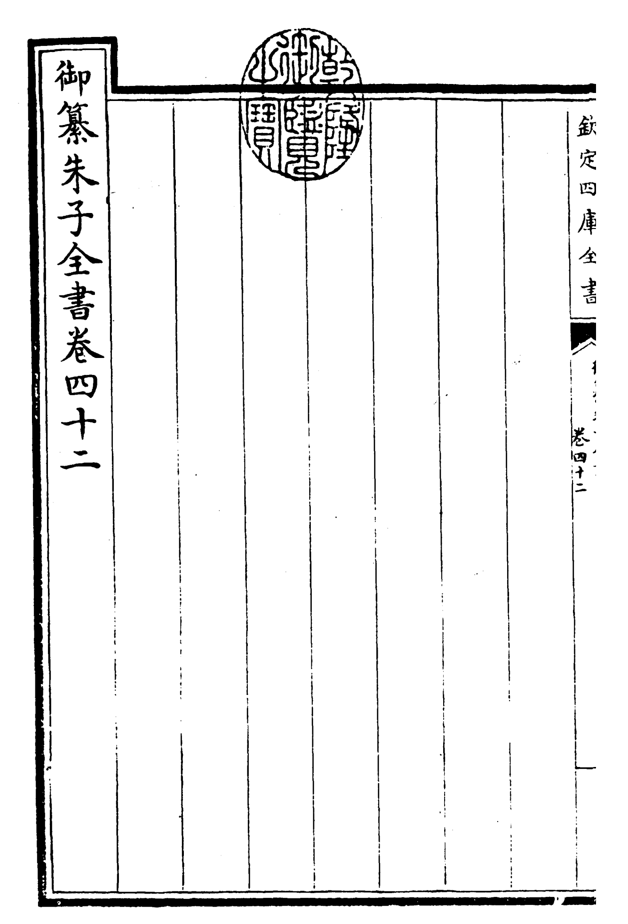
才卿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

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之却欲删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答陳才卿

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横渠先生亦説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温公集中亦説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答李孝述

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禀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禀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者是也

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答徐元聘〇以上文集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